

第一回 本天倫談性命之情 遵母命遊婚姻之學

詩曰：

好色原兼性與情，故令人慾險難平。

苦依胡婦何曾死，歸對黎渦尚突生。

況是輕盈過燕燕，更加嬌麗勝鶯鶯。

若非心有相安處，未免搖搖作旆旌。

話說先年，四川成都府雙流縣，有一個宦家子弟，姓雙，因母親文夫人夢太白投懷而生，遂取名叫做雙星，表字不夜。父親雙佳文，曾做過禮部侍郎。這雙星三歲上，就沒了父親，肩下還有個兄弟，叫做雙辰，比雙星又小兩歲。兄弟二人，因父親亡過，俱是雙夫人撫養教訓成人。

此時雖門庭冷落，不比當年，卻喜得雙星天生穎異，自幼就聰明過人，更兼姿容秀美，矯矯出群。年方弱冠，早學富五車，里中士大夫見了的，無不刮目相待。到了十五歲上，偶然出來考考耍子，不期竟進了學。送學那一日，人見他簪花掛綵，髮覆眉心，腦如雪團樣白，脣似朱砂般紅，騎在馬上，迎將過去，更覺好看。看見的無不誇獎，以為好個少年風流秀才，遂一時驚動了城中有女之家，盡皆欣羨，或是央託朋友，或是買囑媒人，要求雙星為婿。不期雙星年紀雖小，立的主意倒甚老成。自小兒有人與他說親，他早祇是搖頭不應。母親還祇認他做孩提，不知其味，孟浪回人。及到了進學之後，有人來說親，他也祇是搖頭不允。

雙夫人方著急問他道：「婚室，乃男子的大事，你幸已長成，又進了個學，又正當授室之時，為何人來說親，不問好醜，都一例辭去，難道婚姻是不該做的？」雙星道：「婚姻關乎宗嗣，怎說不該？但孩兒年還有待，故辭去耳。」雙夫人道：「娶雖有待，若有門當戶對的，早定下了，使我安心，亦未為不可。」雙星道：「若論門戶，時盛時衰，何常之有，祇要其人當對耳。」雙夫人道：「門戶雖盛衰不常，然就眼前而論，再沒有個不檢盛而檢衰的道理。若說其人，深藏閨閣之中，或是有才無貌；或是有貌無才，又不與人相看，那裏知道他當對不當對。大約婚姻乃天所定，有赤繩繫足，非人力所能勉強。莫若定了一個，便完了一件，我便放一件心。」雙星道：「母親分付，雖是正理，但天心茫昧，無所適從，而人事卻有妍有媿，活潑潑在前，亦不能盡聽天心而自不做主。然自之做主，或正是天心之有在也。故孩兒欲任性所為，以合天心，想遲速高低定然有通，母親幸無汲汲。」雙夫人一時說他不過，祇得聽他。

又過了些時，忽一個現任的顯宦，央縉紳媒人來議親。雙夫人滿心歡喜，以為必成，不料雙星也一例辭了。雙夫人甚是著急，自與兒子說了兩番，見兒子不聽，祇得央了他一個同學最相好的朋友，叫做龐襄，勸雙星說道：「令堂為兄親事十分著急，不知兄東家也辭，西家也拒，卻是何意，難道兄少年人竟不娶麼？」雙星道：「夫婦五倫之一，為何不娶？」龐襄道：「既原要娶，為何顯宦良姻，亦皆謝去？」雙星道：「小弟謝去的是非且慢講，且先請教吾兄所說的這段親事，怎見得就是顯宦，就是良姻？」龐襄道：「官尊則為顯宦，顯宦之女，門楣榮耀，則為良姻。人人皆知，難道兄轉不知？」

雙星聽了大笑道：「兄所論者，皆一時之淺見耳。若說官尊則為顯宦，倘一日罷官降職，則宦不顯矣。宦不顯而門楣冷落，則其女之姻，良乎不良乎？」龐襄道：「若據兄這等思前想後，說起來，則是天下再無良姻矣。」雙星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所謂良姻者，其女出‘周南之遺’，住河洲之上；關雎賦性，窈窕為容；百兩迎來，三星會合；無論宜室宜家，有鼓鐘琴瑟之樂。即不幸而貧賤，糟糠亦畫春山之眉而樂飢，賦同心之句而偕老，必不以夫子偃蹇，而失舉案之禮，必不以時事坎坷，而乖唱隨之情。此方無愧於倫常，而謂之佳偶也。」

龐襄聽了，也笑道：「兄想頭到也想得妙，議論到也議得奇，若執定這個想頭議論去娶親，祇怕今生今世娶不成了。」雙星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龐襄道：「孟光雖賢卻非絕色，西施縱美豈是淑人？若要兼而有之，那裏去尋？」雙星道：「兄不要看得天地狹了，世界小了。天地既生了我一個雙不夜，世界中便自有一個才美兼全的佳人與我雙不夜作配。況我雙不夜胸中又讀了幾卷詩書，筆下又寫得出幾篇文章，兩隻眼睛，又認得出妍媿好歹，怎肯匆匆草草，娶一個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的醜婦，朝夕與之相對？況小弟又不老，便再遲三五年也不妨。兄不要替小弟擔憂著急。」

龐襄見說不入，祇得別了，報知雙夫人道：「我看令郎之意，功名他所自有，富貴二字全不在他心上。今與媒人議親，叫他不要論門楣高下，祇須訪求一個絕色女子，與令郎自相中意，方纔得能成事。若祇管泛泛撮合，斷然無用。」雙夫人聽了，點頭道是。遂分付媒人各處去求絕色。

過不得數日，眾媒人果東家去訪西家去尋，果張家李家尋訪了十數家出類拔萃的標緻女子，情願與人相看，不怕人不中意。故雙夫人又著人請了龐襄來，央他攬掇雙星各家去看。雙星知是母命，祇得勉強同著龐襄各家去看。龐襄看了，見都是十六、七、八歲的女子，生得烏頭綠鬢，粉白脂紅，早魂都銷盡，以為雙星造化，必然中意。不期雙星看了這個嫌肥，那個憎瘦，不厭其太赤，就怪其太白，並無一人看得入眼，竟都回覆了來家。

龐襄不禁急起來，說道：「不夜兄，莫怪小弟說，這些女子，夭夭如桃，盈盈似柳，即較之沉魚落雁，閉月羞花，也自顧不減，為何不夜兄竟視之如閒花野草，略不注目凝盼，無乃矯之太過，近於不情乎？」雙星道：「兄非情中人，如何知情之淺深？所謂矯情者，事關利害，又屬眾目觀望，故不得不矯喜為怒，以鎮定人心。至於好惡之情，出之性命，怎生矯得？」龐襄道：「吾兄既非矯情，難道這些嬌麗女子，小弟都看得青黃無主；而仁兄獨如司空見慣，而無一人中意，豈盡看得不美耶？」雙星道：「有女如玉，怎說不美。美固美矣，但可惜眉目間無詠雪的才情，吟風的韻度，故少遜一籌，不足定人之情耳。」

龐襄道：「小弟祇以為兄全看得不美，則無可奈何。既稱美矣，則姿容是實，那些才情韻度，俱屬渺茫，怎肯捨去真人物，而轉捕風捉影，去求那些虛應之故事，以缺宗嗣大倫，而失慈母之望，豈仁兄大孝之所出？莫若勉結絲蘿，以完夫妻之案。」雙星道：「仁兄見教，自是良言。但不知夫妻之倫，卻與君臣父子不同。」龐襄道：「且請教有何不同？」

雙星道：「君臣父子之倫，出乎性者也，性中祇一忠孝盡之矣。若夫妻和合，則性而兼情者也。性一兼情，其情正情滅，情滅情

深，無所不至，而人皆不能自主。必遇魂銷心醉之人，滿其所望，方一定而不移。若稍有絲忽不甘，未免終留一隙。小弟若委曲此心，苟且婚姻，而強從台教，即終身無所遇，而琴瑟靜好之情，尚未免歉然。倘僥倖而再逢道蘊、左嬪之人於江皋，卻如何發付？慾不愛，則情動於中，豈能自制；若貪後棄前，薄幸何辭？不識此時，仁兄將何教我？」

龐襄道：「意外忽逢才美，此亦必無之事。設或有之，即推阿嬌之例，貯之金屋，亦未為不可。」雙星笑道：「兄何看得金屋太重，而才美女子之甚輕耶？倘三生有幸，得遇道蘊、左嬪其人者，則性命可以不有，富貴可以全捐。雖置香奩首座以待之，猶恐薄書生無才，不敷於歸，奈何言及‘金屋’？‘金屋’不過貯美人之地，何敢辱我才慧之淑媛？吾兄不知有海，故見水即驚耳。」龐襄道：「小弟固不足論，但思才美為虛名虛譽，非實有輕重短長之可衡量。桃花紅得可憐，梨花白得可愛，不知仁兄以何為海，以何為水？」雙星道：「吾亦不自知孰為輕重，孰為短長，但憑吾情以為衡量耳。」龐襄道：「這又是奇談了。且請教吾兄之情，何以衡量？」

雙星道：「吾之情，自有吾情之生滅淺深。吾情若見桃花之紅而動，得桃花之紅而即定，則吾以桃紅為海，而終身願與俗老矣。吾情若見梨花之白而不動，即得梨花之白而亦不定，則吾以梨花為水，雖一時亦不願與之同心矣。今蒙眾媒引見，諸女子雖盡是二八佳人，翠眉蟬鬢，然觀面相親，奈吾情不動何？吾情既不為其人而動，則其人必非吾定情之人。實與兄說吧，小弟若不遇定情之人，情願一世孤單，決不肯自棄我雙不夜之少年才美，擁脂粉而在衾裯中做聾聵人，虛度此生也。此弟素心也，承兄雅愛諄諄，弟非敢拒逆，奈吾情如此，故不得不直直披露，望吾兄諒之。」

龐襄聽了，驚以為奇。知不可強，遂別去，回覆了雙夫人。雙夫人無可奈何，祇得又因循下了。正是：

紛紛糾結費經綸，野馬狂奔豈易馴。

情到不堪寧貼處，必須尋個定情人。

過了些時，雙夫人終放心不下，因又與雙星說道：「人生在世，惟婚宦二事最為要緊，功名尚不妨遲早，惟此室家，乃少年必不可緩之事。你若祇管悠悠忽忽，教我如何放得心下。」雙星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「既是母親如此著急，孩兒也說不得了，祇得要上心去尋一個媳婦來，侍奉母親了。」雙夫人聽了，方纔歡喜道：「你若肯自去尋親，免得我東西求人，更覺快心。況央人尋來之親，皆不中你之意，但不知你要在那裏去尋？」雙星道：「這雙流縣裏，料想求不出，這成都府中，懸斷也未便有。孩兒祇得信步而去，或者天緣有在，突然相遇，也不可，那裏定得地方？卻喜兄弟在母親膝下，可以代孩兒侍奉，故孩兒得以安心前去。」

雙夫人道：「我在家中，你不須記掛。但你此去，須要認真了展轉反側的念頭，先做完了好述的題目，切莫要又為朋友詩酒留連，樂而忘返。」雙星道：「孩兒怎敢。」

雙夫人又說道：「我兒此去，所求所遇，雖限不得地方，然出門的道路，或山或水，亦必先定所向往，須與娘說明，使娘倚闥有方耳。」雙星道：「孩兒此去，心下雖為婚姻，然婚姻二字，見人卻說不出口，祇好以遊學為名。竊見文章氣運，閩秀風流，莫不勝於東南一帶。孩兒今去，須由廣而閩，由閩而浙，以及大江以南，細細去流覽那山川花柳之妙。孩兒想地靈人傑，此中定有所遇。」

雙夫人聽見兒子說得井井鑿鑿，知非孟浪之遊，十分歡喜。遂收拾冬裘夏葛，俱密縫針線，以明慈母之愛。到臨行時，又忽想起來，取了一本父親的舊同門錄，與他道：「你父親的同年故舊，天下皆有，雖喪亡過多，或尚有存者。所到之處，將同門錄一查自知，設使遇見，可去拜拜，雖不望他破格垂青，便小小做個地主，也強似客寓。」雙星道：「世態人情，這個那裏望得。」雙夫人道：「雖說如此，也不可一例抹殺。我還依稀記得，你父親有個最相厚的同年，曾要過繼你為子，又要將女兒招你為婿，彼時說得十分親切。自從你父親亡後，到今十四、五年，我昏懂懂的，連那同年的姓名都記憶不起了。今日說來，雖都是夢話，然你父親的行事，你為子的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雙星俱一一領受在心。

雙夫人遂打點盤纏，並土儀禮物，以為行李之備。又叫人整治酒肴，命雙辰與哥哥送行。又撿了一個上好出行的日子，雙星拜辭了母親，又與兄弟拜別，因說道：「愚兄出門遊學，負笈東南，也祇為急於續述前業，光榮門第，故負不孝之名，遠違膝下。望賢弟在家，母親處早晚懇懇承顏侍奉，使我前去心安。賢弟學業，亦不可怠惰。大約愚兄此去三年，學業稍成，即回家與賢弟聚首矣。」說完，使書童青雲、野鶴，挑了琴劍書箱，鋪程行李，出門而去。

雙夫人送至大門，依依不捨。雙辰直送到二十里外，方纔分手，含淚歸家。雙星登臨大路而行。

正是：

琴劍溯明促去裝，不辭辛苦到他鄉。

盡疑負笈求師友，誰道河洲苜蓿忙。

雙星上了大路，青雲挑了琴劍書箱，野鶴負了行囊衾枕，三人逢山過山，遇水涉水。雙星又不巴家趕路，又不晝夜奔馳，無非是尋香覓味，觸景生情，故此在路也不計日月，有佳處即便停留。或登高舒嘯，或臨流賦詩。或途中連宵僧舍，或入城竟日朱門。遇花賞花，見柳看柳。又且身邊盤費充囊，故此逢州過府，穿縣遊村，畢竟要留連幾日，尋消問息一番，方纔起行。

早過了廣東，又過了福建，雖見過名山大川，接見了許多名人韻士，隱逸高人，也就見了些遊春士女，喬扮嬌娃，然並不見一個出奇拔類的女子，心下不覺駭然道：「我這些時尋訪，可謂盡心竭力，然並不見有一屬目之人，與吾鄉何異？若祇如此訪求，即尋遍天涯，窮年累月，老死道途，終難邀淑女之憐，豈不是水中撈月，如之奈何？」想到此際，一時不覺興致索然，怏怏不快。

因又想道：「說便是如此說，想便是如此想，然我既具此苦心，豈可半途躑躅，少不得水到成渠，決不使我空來虛往。況且從來閨秀，閨閣藏嬌，尚恐春光透泄，豈在郊原岑隴之間，可遇而得也。」因又想道：「古稱西子而遇范伯，豈又是空言耶？還是我心不堅耳。」於是又勇往而前。

正是：

天臺有路接藍橋，多少紅絲繫鳳簫。

尋到關雎洲渚上，管教琴瑟賦桃夭。

雙星主僕三人，在路上不止一日，早入了浙境。又行了數日，雙星見山明水秀，人物秀雅，與他處不同，不勝大喜。因著野鶴、青雲歇下行囊，尋問土人。

二人去了半晌，來說道：「此乃浙江山陰會稽地方，到紹興府不遠了。」雙星聽了大喜道：「吾聞會稽諸賢、蘭亭、禹穴、子陵釣臺、苧蘿若耶、曹娥勝跡，皆聚於此。雖是人亡代謝，年遠無徵，然必有基址可存。我今至此，豈可不流覽一番，以留佳話。」祇因這一番流覽，有分教：溪邊釣叟說出前緣，蘭室名姝重提往事。

不知雙星所遇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定情人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